



訊

王瓊

01

很久很久以前的夜你唱起一首歌。
不肯不可不忍不捨失去你／盼望世事總可有
轉機／牽手握手分手揮手講再見／縱在兩地一
生也等你。

近日偶而聽到這一首歌，在恍恍惚惚的下午
彷彿確知了世間種種得失。你說呢？是的，我
總相信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讓
我自己決定往後的行踪。不是那種無可奈何的聽
天由命。

就這樣，在風暖日麗的貓城，在多雨多風的
夜晚，我溜躑在高高山崗上的馬提斯路，俯身
想拾起一掬半把的回憶，只是昨天一陣驟雨，
滿路都是乾枯的葉與黃黃的碎花蕊。

早已告訴過自己，世界上的事并非一成不變
的，尤其是走在這種青春不羈的尷尬時代，一
個不慎，便落個遍體鱗傷。

還好，這些日子來我已懂得不再苛求，所以
儘管一路人情漸漸淡薄，容顏漸漸冷漠，我也
懂得用快樂包裝自己。

或許人生就是這樣，隨緣聚散。有人說人生
沒有絕對這一回事，快樂也不是，眼淚也不是，
每一次得到我們都必須付出相等的代價，曉
得知足常樂，曉得隨遇而安嗎？

抑或我們應該說些叫自己沉思的話，做些叫
自己失去笑容的事。我想這大可不必，讓自己
活得快樂，做自己喜歡的事說自己鍾意的話，
給單調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一份心悅意和的心情，
不是很好嗎？

然後在閒暇時，聽聽這麼一首歌。

02

果陀說：今天不來了，請你等待明天。

小時候，說等待年長時可以展翼高飛。少年
時，說等待有朝一日發達時可以雲遊四海，現
在呆在朝氣蓬勃的青年時代，却心情不再。前
途只是一掌心流轉的風，叫自己拚命的捉掬。

等待明天是個美麗的理想，早上醒來，開窗
迎接天地間的清風鳥語，然後精神煥發的上班，
到天暗時拖着滿身倦態歸來，關燈就寢時說：
等待明天。

是不是這樣呢？總是給自己一個美得冒泡的
承諾，明天的我將怎樣怎樣得去成就一番事業，
關於這點，世上又有幾人能得償所願？

吾愛，是否在天亮時，對最早的一道晨曦許
諾就能擁有一天晴朗的天空？是否在天暗時翹
首迎向最先閃現的星辰就可許下一夜甜甜的夢
眠？是否就是這樣，等待晨曦等待星辰就能將
你想成我蜜味的記憶？

如果真是這樣，請允許我等待。

等待那一直未曾出現的果陀。

在紅塵俗世間，許下一個承諾：

請等待明天，明天最早的晨曦，在最晶瑩的
晨露里，實現最美麗的夢。

淺淺一瞥過箱根

桑木

(日本本州東南部的箱根，是以
境內蘆湖火山著名的古代交通要塞……)

攬車
躍進迷失的雲霧
脚下齊排
一片涵雲，冷冷杉木

半山殘紅，追窗而過
寂靜綠框
偶而點過
小鳥啾啾

步出
瀾瀾谷中
迎來硫磺憤怒一陣陣
地獄谷
正離着交通遺址的遠古
滿山紅葉
駕着煙霧白色

只為
箱根的雨夜
山巔的晨霧

京都一剎那

桑木

生硬的導遊英語
口沫橫噴
正繪着面目猙獰的鬼怪

一千個木雕
塑起三十三間堂

清水寺的峭壁
極目遠眺
山水的幽絕
碧瓦半闌拱着神廟
好一個翻版的神州宮殿

柳絲搖曳
引着
瀟灑風致
和服安步過街人
迷失於古畫中……



孤鶯盤踞高山峻嶺上，
山脚下稻田連綿千里，
獨個兒枯坐在古廟里，
寂寞暗暗侵襲心頭。

也許冬天的陽光，
已不能給我一點溫暖，
我要的是那一絲令我心悸的溫柔，
在蒼茫的落日殘霞的暮色中，
有誰能夠填補我的空虛與惆悵？

我多麼想擁抱這一季的紫鶯，
它那俏麗的紫色外衣，
喧嘩的色彩 絲毫不透露，
內心底絲絲柔情，
脆弱的紫鶯，
怎麼能抵抗秋天的狂瀾？

月華下的紫鶯，
肅立猶若白衣的聖女，
晶瑩的晨露，
我痴痴的凝望，
呆呆的想，
我能不能擁抱這一季的紫鶯？

燈影搖曳下的殘垣，
模糊的暗影，
一葉紫重疊着，
堆積在悲悽繚繞的深潭中，
該撕裂了，為什麼不離開？
遠離這只有愁苦的相思地，
是不是難捨溫柔的紫鶯，
白衣的聖女？

既然不想破壞
這一帘幽幽美夢，
就給我快點離開，
遠離惦念的紫鶯，
莫叫它將一絲深情的柔情，
無私的投入你波動的心海，
——却做海中的狂濤洩沒。

也許是該收拾包袱了，
也許臨走我會摘一朵紫色的紫鶯，
放在我夜夜相思夢里，
織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紫鶯花呀紫鶯花，
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天涯？
不管是龍潭，
抑或是虎穴？

紫鶯花呀紫鶯花，
給我心悸的溫柔，
填補我的空虛與惆悵，
我將永遠痴痴的望着紫鶯花，
聽它聲聲輕柔的呢喃，
給它一世無憂的花籃！

海與岩

我想擁抱
這一季紫鶯

貓言

孤鴻翔

在雨中，是小暹，滿面神傷。

我為小暹擦乾了身子，小暹開始向我訴說他
的不如意：「大哥說得不錯，但我不相信小花
是水性楊花的女人，我知道她只是不能接受我，
畢竟我和她相差太遠了。但是，她還小，她
喜歡多姿多彩的生活，結交多些朋友。而且，
她會認為被人家追求是一種光榮，她根本不了
解別人的心情，那種被拒絕，被輕視的感覺是
多麼的難受。」他掉入荆棘密佈的深淵里。

唉，問世間情為何物？
「我感到世界已變得無情，到處充滿冷漠的
臉，我不知明天還會面對多少傷痛和迷惑。」

在現實生活里的我，何況不是？
小暹拖着沉重的身子走了出去，多麼孤寂的
背影，在幽暗的兩夜找尋那荒蕪的港口。
連他這麼一隻貓都會被塵緣俗事所困擾，何
況我是人。

寒夜，那麼的靜，多麼的冷。
遠處又傳來小暹和老暹的吵架聲，打破了寂
靜的夜。吵來吵去還不是那兩句，煩死了。

每次都聽到做大哥的老暹這樣說：「叫你不
要和小花在一起，為什麼你不聽，小花這水性
楊花的女人，你一定會後悔的。」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小暹說着，一面在
磨爪子。

「我不管誰管，自從媽去世之後，你父親也
不知死去那裏，還不是我這同母異父的哥哥一
直照顧你，想不到你長大了一點也不聽大哥的
話了！」

小暹長鳴一聲，掉頭走了。
窗外，悉悉率率(口旁)，又是刮風下雨的
時候。
潺潺的水聲利那間響起，我急忙站起來開窗
子，朦朧的夜雨中，隱隱約約見到一團影子站

「如果你對我說過一句一句/
真純的話/我早晨醒來/我便記得
它了。什麼話呢？」一句一句/
淺淺深深/雲飛雪落的話/是夏虹的
詩/記得/裏邊的幾句，雲淡風清，
意味悠遠。

年少的歲月裏，或許我們心中都
曾說過這麼輕柔的話，對文學藝術
這初戀情人。那麼不管你現在是否
已背叛了這初戀情人，抑或正與她
長相廝守，幽靜的週日早晨你醒來，
看到人間煙火裏真誠清新的文字

你還會記得嗎？
淺淺深深，雲飛雪落的話，你怎
能忘記？一句一句，永遠寫不完，
你怎麼不寫下來，讓它化為永遠的
記憶？
(羅胡)

星塵詩社
文藝雙周刊
94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人世間